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新时代的“京和号”将如何作为?以首善标准科学援疆、全面援疆、真情援疆,把援疆扶贫作为检验北京贯彻党中央治疆方略和脱贫攻坚战略部署的试金石,作为民族团结、锤炼干部的大熔炉,这是北京给出的答案,也是掷地有声的承诺。

## 信息化促进城乡教育公平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可提供3100余万条基础教育资源的检索和下载,内容覆盖1年级~12年级,共计808个学科版本教材,可使城乡学校和师生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 本报记者 任丽梅

日前,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动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以实物作品、图文、视频、场景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各自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深度应用的成果。

记者在展示交流活动采访中发现,随着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鸿沟正在逐渐填平,教育管理的新模式呼之欲出,很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迎刃而解。

### 优质教育资源协同共享

走进1号展示大厅,“莞式慕课”映入眼帘,“共创生”更是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据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局副局长何炳基介绍,在东莞,有100多万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由于公立学校学位有限,占全市学生总数3/4以上的孩子就读于民办学校。尽管公立学校中也存在薄弱

学校,但比较而言,民办学校中教育资源不优、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尤为显著。

为了所有的孩子实现“有学上”并“上好学”,东莞市委、市政府在国务院参事汤敏的倡议下,综合自身特有的人口结构和教育状况,提出开展中小学慕课教育,并列为2015年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2015年12月,东莞市教育信息化品牌“莞式慕课”正式诞生。

让每一个学生受到最适合的教育,东莞市3年多来先后投入1.2亿元,整合、开发了教育资源、教学应用、教育管理、教师发展、家校互动共五大体系,超过30个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市师生、家长“1人1号”即可登录使用有授权的所有平台,310万东莞师生、家长可以同时共享到各级平台的优质教育资源。

展位的屏幕上,不时闪现出双师教学、在线名师课堂、远程同步课堂、翻转课堂等字幕。点开在线名师课堂,这里汇集了东莞全市名优教师资源,他们通过网络直播互动的方式进行在线授课,学生在家中通过电脑、手机即可观看学习,实现了优质资源到家,有效地降低家庭

的教育支出。同时,基于这个平台,东莞市还开展了教师网络研训活动,为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何炳基表示,东莞市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已汇聚各类数字化教学资源81.4万个,电子期刊、多种版权的电子图书4000种,专业慕课课程135门,教学资源下载次数已达到83万多。在全市对2.3万名教师开展的满意度调查中,1.2万民办教师满意度为89%,1.1万公办教师满意度为85.2%。

“东莞市所有学校的老师通过‘莞式慕课’打破了传统教学观念,转变了师生角色,构建了新的生态,实现了‘共创生’。”何炳基向记者解释了这三个字的意义。

### 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

在浙江省的展台前,浙江省教育系统“最多跑一次”改革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据浙江省教育厅章俊杰介绍,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浙江省教育厅以办事项目目录指南标准化为基础,以数据共享为核心,应用身份认证、电子证照、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设了全省教育系统

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共享了公安部、教育部的中小生身份信息、学籍基本信息,可以一秒内完成数据共享与核验,避免家长重复提交证明材料。同时,教师、学生凭借一张身份证即可办理14个教育类民生事项。

此外,借助这个平台,浙江省还实现了全国范围中小生身份信息、学籍信息实时共享,在简化手续、缩短时间的同时,有效提高了跨省转学申请的成功率。

据了解,浙江省每年吸引数百万人来浙就业发展,超过十多万学生跟随父母从外省转入浙江就读,但身份、户籍等数据调取困难一直影响着孩子们的入学。

章俊杰说,如今,通过数据共享,学生信息核验环节与申请环节得以有效整合,外省中小生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全国学籍号、民族、学籍所在地、就读学段等10项转学所需核心基础数据在数秒内即可直接调取,确保了申请信息的有效性。目前,对于核验通过的学生,学校已不再要求重复提交身份证明材料和学籍证明,给学生家长带来实质性便利。截至今年3月9日,已有

3893名学生通过数据共享方式成功向转出省份发起申请,转学申请成功率达到95.2%。

### 所有数字教育资源全部免费开放

本届活动的主题是“信息技术推动基础教育教与学模式的变革与创新”。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十二五”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25%上升到94%,多媒体教室比例从不到40%增加到80%。浙江省的学校网络接入率已接近100%,北京、上海、安徽、江苏、天津、福建、兵团、重庆、山东、陕西、广东等省市达到90%以上,为实现基于网络的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信息技术还改变了教与学的模式,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提升了教育质量。统计显示,全国共有23万所学校参与教育部举行的“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共晒课1290多万堂,推出省级优课近17.5万堂、部级“优课”6万堂,生成性资源达2800多万条,累计独立访客数达1.7亿,该活动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信息化应用活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如今可以提供3100余万条基础教育资源的检索和下载,内容覆盖1年级~12年级,共计808个学科版本教材,初步形成了覆盖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版本、更新最及时的数字教育体系且所有资源全部免费向广大中小学开放,可使城乡学校和师生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如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洛浦县第一小学,实现了各教学班电子教学设备100%的覆盖率。借助这些电子教学设备,孩子们通过文字、图像、动画、声音等多媒体的帮助,可以更好地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有效解决了以往在学习过程中听说读写的困难。

云南省利用“互联网+教育”实现乡镇中心学校教师为所辖教学点学生开课,解决了边远贫困地区教师不足导致的学校开不出、课程开不齐的问题。如怒江州泸水市上江镇、老窝镇,所有学校都能够开齐、开好音乐和美术课。

## 用奥数来评价天才并不全面

□ 许言悟

日前一篇题为《奥数天才坠落之后》的报道引发了热议。该报道勾勒出一个曾经的“奥数天才”在大学毕业后从事师范教育的人生经历。这篇文章的标题及内容描写所反映的观念,不仅引起人物主人公撰文说明,也引来诸多争议。

奥数在中国被大大地神化了。之所以被神化,不是因为奥数本身的深奥或有趣,而是因为“有用”。有什么用呢,可以用于小升初和中考择校,可以用于大学名校录取的敲门砖。因此,千军万马争过奥数独木桥的现象,烘托出了所谓“奥数热”的奇葩景象。人们之所以将上述文章中的主人公称作“奥数天才”,那是因为他凭着奥数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录取。

奥数当然有其深奥之处,但并不神秘。学习奥数,有能力即可;热爱且学好奥数多半靠兴趣。不过,即使如此,学习乃至学好奥数,也只是能力或兴趣之一,而非全部能力或所有兴趣。奥数学得好,只是代表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或许只是奥数学习的能力,或许也是更多能力在奥数学习上的显露而已,因此,能力强也并非其功于奥数;反之,奥数学得不好,也只是代表学习者的奥数学习能力或兴趣不高,但却说明不了其他方面的能力如何。总之,用奥数来评价学生是否为天才并不全面。

由此观之,所谓“奥数天才”,也只是奥数学习方面有能力而已。而这些能力,甚至也并非一定包含着相应的天赋和热爱。因此,那些从小学习奥数的人,那些有能力把奥数学好的人,是否就要在奥数相关方面继续学习研究下去,是否就意味着在奥数相关学术领域取得成果,恐怕还不完全取决于能力。由此,那些奥数学得不好的人,在选择未来职业上,也未免不是一种幸运;而那些有能力将奥数学得好的人,是否就一定要在奥数一条道上走到底才算成功,则与人们的奥数价值观相关。

奥数被神化的过程,正是奥数被用来代表某些人,尤其是那些“奥数天才”的全部能力的观念的形成过程。在上述争议中,甚至观点对立的论述,其所根据的却都是同一的奥数价值观。这样的奥数价值观,其最直接的损害目标正是奥数本身,而《奥数天才坠落之后》的主人公不过是可见的被伤害者之一。实际上,奥数天才,也只是奥数天才而已,谁规定、历史上什么事实证明奥数天才必须成功?如果非要找出答案,则世界顶尖大学的数学教授讲述的故事倒是可以一听:这个数学界著名教授所录取的来自中国的世界奥数获奖者,无一完成数学学业,或中断学习,或改学别科。

《奥数天才坠落之后》这篇文章,以及文中主人公和其他评论文章,其实都是在给奥数祛魅,由此也为未来学习奥数的人树立了一个路标。当然,奥数祛魅,不是为了棍子打死奥数,一刀切消灭奥数(学习班),而是让热爱数学和不甚热爱数学的人各爱其爱。

民生视窗编辑部

主任:王志

执行主编:谷亚光

新闻热线:(010)56805027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gu8138@163.com

## 2018年南开小学甲骨文课堂



### “甲骨文学堂”进校园

5月8日,由重庆市沙坪坝区图书馆、重庆甲骨文学社合作开展的“甲骨文学堂”进校园活动来到重庆南开小学,向小朋友们介绍甲骨文知识,教授甲骨文书法,让孩子们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图为重庆甲骨文学社志愿者张明均在“甲骨文学堂”进校园活动中给小朋友们带来《走近甲骨文》课程。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人间世象

## 一名老师和两名儿童的幼儿园

——记青年志愿者秦海兄坚守大山深处助学的故事

□ 顾玲 张大川

进入5月,青藏高原东部的大山深处刚刚染绿。汽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一片片山村在起伏的山间错落分布。两个小时车程,几十个急转弯过后,一座招展着五星红旗的院落终于映入眼帘,这就是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城背村的山村幼儿园。

26岁的秦海兄是这个幼儿园内唯一的教师。在这座地处甘青两省交界处、海拔约2800米的山村幼儿园里,目前只有秦海兄和2名幼儿。

“两个好朋友,交叉握手,变个兔耳朵,交叉拉拉手……”这一天,3岁的幼儿陈立鹏生病请假,园内只有秦海兄和5岁的幼儿郭德凯。新华

社记者来到幼儿园时,秦海兄正边唱儿歌边给郭德凯示范如何系鞋带。

海东市乐都区属于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全区19个乡镇中有14个在河湟谷地两侧的高寒山区。“由于交通不便、人烟分散,经济落后,2009年前,城背后等偏远乡村的学前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乐都区教育局局长李沛宇说。

2009年9月,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帮助下,乐都区开始试点贫困地区儿童早期教育项目,以帮助广大山区幼儿在起点上实现基本的教育公平。项目陆续招聘培训了数百名青年志愿者教师,秦海兄就是其中一名。

秦海兄2012年毕业于乐都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2013年通过志

愿者考试后,她主动申请回到这个生她养她的村庄。“2013年幼儿园里还有27个孩子,那年夏天,在全乡中小学‘六一’文艺汇演时,我组织孩子们穿着用废旧物品制作的衣服上演了一场‘走秀’……”

提起几年前的往事,秦海兄面带笑容。从小在山区长大的秦海兄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在小生活中会听说普通话,会养成讲卫生、懂礼貌的好习惯,在面对学习中的问题时也会有更强的自信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小时候就没上过幼儿园,现在条件好了,我想让这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幼儿园。”秦海兄说。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背后村

200多户人家陆续离山进城,加之当地去年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城背后村即使在农忙时节也不过仅有10余户村民,幼儿园的孩子也越来越少。2017年,幼儿园只剩下2个孩子。

“孩子们进得少、出得多,现在教室里没什么声音,以前我站在讲台上上课,现在只能一对一地授课,人太少了,有些游戏也没办法开展。”秦海兄说,“不过就算只有一个孩子,我也得坚持。”

即使是在白天,整个城背后村也难见人影。秦海兄告诉记者,她的父母也下山在县城附近居住。夜幕降临,偌大的山区只亮着寥寥几盏灯。

“山里有时晚上会刮大风,窗户响个不停,还挺害怕,我就戴上耳机,